



呂美琪 老師

閩南語 · 短篇小說 · 教師組

第一名

得獎作品

再會，貓仔

得獎感言

每一擺寫文章，我攏感覺家己就是一个拈字紙的，那寫就那走轉去細漢時仔，共彼个時陣樸實的生活佢庄跣人骨力拍拚的形影，攏總共拈起來、紮轉來。

感謝教育部舉辦文學獎的活動，鼓勵咱做伙用母語來寫、來走揣臺灣上孃的記持。

再會，貓仔

查某团抱拄滿月的孫仔一轉來，阿足仔就掠紅嬰仔的目調金金相，無疑悟這個嘛嘛吼的查埔囡仔煞隨恬去，阿足仔共伊的兩肢手坎佇目調頂懸恰伊耍觀相揣，「噯」一聲，紅嬰仔文文仔笑，目調擊甲圓輾輾。阿足仔感覺個若親像足早以前就熟似，囡仔的烏仁若親像暗漠漠的深夜，予伊想起三十年前的彼隻貓仔……

佇這暗眠摸的半暝，有的狗仔吠甲梢聲，有的閣吹狗螺，個攏知影這個揸貼的庄跤走來個無熟似的物件。阿足仔佇眠床頂聽著狗仔咧吠，驚一下緊尿，毋過，伊干焦勾做一球，叫家已緊睏莫去想。

日頭拄出來，天頂干焦貓霧仔光，阿足仔已經共菝仔挽好勢，開始提箱仔來裝，玲仔嘛已經食飯飽咧耍。貓仔對門口埕勻勻仔行來，無聲無說，目調圓輾輾。這隻貓仔是無人捌看過的，伊的毛紅絳絳閣膨獅獅，遠遠看，敢若是一葩火，光映映。

「阿母，這隻貓仔足嬌的呢！敢會使共飼？」

玲仔本底覆佇塗跤耍鬥圖，看著貓仔，目調隨金起來。貓仔聽著玲仔講話的聲音，已經擡起來欲踏落的跤煞停落來，規身軀袂振袂動，一睏仔了後，伊才共跤園落去塗跤，行去牆圍仔邊。伊擡頭看閣共身軀向低，輕輕仔跳上牆圍，坐落來。

阿足仔越頭，看著家已走來的貓仔，伊感覺這是歹吉兆。細漢的時，阿母若是看著貓仔走來就會講：「豬來窮，狗來富，貓來戴麻布。」繼落阿母就會用伊的大嚨喉空，共貓仔喝到看無影。

「袂使！伊誠清氣相，可能是人飼的，你毋通烏白提物件予伊食，等咧害伊落屎！你過一站仔嘛欲去讀冊矣，無法度逐日共飼。」阿足仔那裝菝仔那講，手攏無停睏，伊共菝仔反過來閣反過去，用目調巡釘點。伊知影菝仔一直落價，行郊百面會嫌貨，愛共貨裝予較嬌咧。

阿足仔生做細粒子閣幼秀，毋過，伊的跤手真扭掠。伊家已恁一个查某团躡佇這屏東的庄跤，干焦有一坵無偌大的田種菝仔恰飼幾隻火雞咧度活，逐日剛風曝日，真拍拚，是一个儼硬的

作穡人。

玲仔倚起來看貓仔，毋過，貓仔煞掠阿足仔貓貓相。

「niau！」玲仔擲手想欲去共摸，貓仔隨就倚起來，佇狹狹的牆圍頂懸行甲在在在，一屑仔都無搭嚇。

火雞看著貓仔行來行去，就從過來欲共捅，阿足仔緊提掃梳欲共貓仔趕予走。這個時陣，貓仔就對牆圍跳去厝邊的樣仔樹頂懸。伊的跛爪釘佇金滑的樹身，對上懸的所在蹈去，揀一枝較粗的樹樞坐落來，恬恬。

看貓仔無欲恰家己做伙耍，衫褲破幾若空的玲仔隨覆佇塗跔，提細支鉸刀共報紙頂懸的圖剪落來，鉸做幾若片，拈拈咧，閣一片仔一片拈起來共圖鬥予好勢。

「嬖婆！」玲仔看著人就相借問，真好禮閣好笑神。

躡佇阿足仔對面的阿婆又閣托枋仔，跛咧跛咧行過來，倒手閣提一把薤菜。伊食甲八十外歲矣，猶是紅膏赤蠟，干焦小可仔跛跛爾爾。伊三不五時就會來阿足仔遮開講，足愛探聽厝邊頭尾的代誌，所以啥物代誌伊攏知影。毋過，有歲矣，講話哩哩囉囉，有時陣閣會竹篙鬥菜刀。

「呔會有這隻貓仔？」阿婆仔共薤菜園佇坎仔，擲椅頭仔來坐。

「毋知對佗位走來的，我共喊伊嘛毋走。」阿足仔揀菝仔的手勢愈來愈緊，真熟手。伊一直緊尿，毋過，等咧貨運就欲來車貨矣，愛拚勢緊共貨裝予好。清汗對伊的頭額滴落來。

「人講狗來富，貓來起大厝，你欲好額囉！」阿婆仔笑笑仔講。

「我是求平安較好趁大錢。」

「你莫共喊予走，愛予伊好食物！」

「你看玲仔予我飼甲烏焦瘦，厝內底連烏鼠嘛罕得看著，伊會枵枵死。」

「我食遮濟歲，猶毋捌看過規身軀若像燈仔花遐爾仔紅的貓仔，足嬖的。凡勢，你欲出運矣！」阿婆仔目矚擊金，笑甲喙仔裂獅獅，會使看著後顛。

「我厝裡干焦我恰玲仔兩個查某人，人攏叫我飼一隻狗仔通好顧厝，毋過，我便若摸著毛就規身軀起清癩，貓仔嘛有毛，是欲按怎飼咧？」

「貓仔毋免顧，真小口，食袂濟，你莫共趕就好矣。毋免偌久啦，這隻貓仔老砢砢，咧欲死矣！」

「你講正經的？伊看起來目矙閣真有神。無像欲死矣的款。」

「這你毋知啦！」

阿足仔共箱仔釘予好勢，就緊去走便所。其實，阿足仔毋但驚彼有毛的，伊閣驚這個阿婆仔講一寡有的無的，才會開跔緊走。

阿婆仔人誠好，知影阿足仔生活艱苦，定定來遮行踏閣提物件來共照顧。毋過，伊的八字誠輕，年歲閣大，有當時仔會講一寡予人捎無摠的話。

阿足仔細漢的時捌聽人講，有一擺有人出山，扛棺柴的人共棺柴扛入去墓壙了後，離開的時煞袂記得共家己的跔跡掌予平，阿婆仔就講這個人「穩死無活！」伊講這句話的時陣，有人閣看著彼个扛棺柴的人猶閣活跳跳，所以就無人共阿婆仔信篤，閣有人笑伊老番顛。無疑悟隔轉工，這個人煞死翹翹，規身軀閣烏墨墨。就按呢，有人就講這個阿婆仔是尪姨。

下暗，阿足仔共衫仔褲洗好、披好，就欲共鐵門關起來。貓仔已經徙去坐佇牆圍頂懸。

「無物件通好予你食，緊走！無，你會枵枵死。」阿足仔大聲喝，伊干焦恬恬仔看阿足仔共鐵門「迸」一聲關起來，無振動。

隔轉工，阿足仔共鐵門拍予開，天頂猶是拍啞仔光。伊看著彼隻貓仔猶是佇牆圍頂懸，本來是覆咧，聽著門拍開，伊隨坐起來。

清彩扒飯了後，阿足仔就斟水來吞藥仔，伊的膀胱又閣發炎矣，這是自細漢就有的老症頭，醫生攏講毋捌看過查某因仔遐爾細漢就發炎，可能是傷過清氣相，嫌便所垃圾，無愛去便所，才會慣勢禁尿，年久月深，就定定發炎，腰子嘛無偌好。

若是感覺一直緊尿，伊就知影愛趕緊食藥仔，無，規日就去了了矣，疼起來的時是會袂倚袂坐、袂食袂暍。醫生攏交代伊愛加淋寡水，嘛愛捷走便所，袂使禁尿。毋過，伊猶是會等日頭出來才會想欲去便所。

藥仔吞落了後，伊隨共巾仔捎來共面掩甲睇兩蕊目睷，閣戴帽仔、穿靴管，共塑膠籠仔囡佇 lián-kóo 車頂懸，揀車去厝後壁挽菝仔。伊一稜一稜巡，看著暗綠的菝仔變較白的草仔色就斟酌看敢有到分，到分矣就鉸落來囡佇箱仔內底，玲仔嘛綴佇後壁共菝仔分伴囡，予 lián-kóo 車袂重頭輕。

「niau！」貓仔跣去荔枝樹仔頂，玲仔聽著伊佇樹頂的聲音，擰頭看，隨喝講：「荔枝紅矣！」玲仔上愛食荔枝。

這欉荔枝樹仔，可能有成百歲矣，自細漢，阿足仔就看伊佇田底，足大欉的，雖然個兜是散甲欲吊鼎，毋過阿母猶是予伊這欉樹仔，別人攏袂使去挽。阿母嘛予阿姊一欉種佇厝邊的土樣仔樹，這兩欉樹仔恰青籠籠的菝仔無全款，個毋免共顧閣逐年攏會牢花結子，就按呢嘛無予人剝落來做柴頭。

「去提索仔恰一跤細跤籃仔。」阿足仔講了玲仔隨走去提。

阿足仔共籃仔用索仔縛咧，索仔的另外一頭縛佇腰，攏準備好了後，伊共跣去樹樑頂懸，對樹尾一直跣去。伊揣較粗的樹樑共跣倚予在，伸手去過荔枝，閣共荔枝囡佇籃仔，吊落去予玲仔。

「酸甘甜仔酸甘甜呢！」玲仔的目睷予荔枝酸甲擘袂開。「我欲去分予嬖婆食。」伊那食那講，險仔哽著，食了就共荔枝捐咧轉去厝。

阿足仔共紅記記的塑膠索仔縛佇樹仔頂，下擺挽荔枝的時陣就會使閣用，伊細膩仔跣落來，就閣去挽菝仔。

透風矣，紅索仔輕輕仔幌來幌去。

貓仔佇樹仔跣坐咧，阿足仔佇伊的面頭前跣起跣落、玲仔嘛走來走去，伊干焦恬恬相樹仔頂。

日頭已經對山頂浮起來，對葉仔縫炤過來的光予青迸迸的菝仔看起來煞變白鑠鑠，這個時陣，阿足仔已經看袂準菝仔鮮泔的色緻，便若閣挽落去，行跣就會敲電話來嫌東嫌西，伊共 lián-kóo 車揀咧就欲轉去。

「哎唷！」阿足仔喝一聲，越頭看，是青磅白磅走來的貓仔，無張無持瞪力咬伊的靴管，害伊雄雄掣一趔。阿足仔共貓仔大細聲罵，毋過，貓仔猶是無欲放的款，伊尖尖的喙齒小可鑿入去靴管內底，伊的毛愈來愈紅，目神真堅定。

阿足仔看伊無欲開喙，就拖咧行，閣共跛擗甲半天懸，貓仔嘛綴咧吊佇半空中，看著遮爾仔大隻閣蓬鬆無重的貓仔按呢齧靴管，伊實在是想攏無，懷疑伊是按怎無欲放？

「到厝矣，你閣無愛落來，是蓋好要是毋？」阿足仔共跛幌幌咧，貓仔猶是用喙齒咬牢牢。「你佢靴管有冤仇？」阿足仔對塗跛拏一枝棍仔，擗起來欲共嚇驚，看著棍仔，貓仔規氣共目睷放瞞瞞，阿足仔看著煞笑甲流目油，隨共棍仔拏掉。

「靴管白泚無味，無好食啦，你愛去咬烏鼠才著。」阿足仔共靴管褪落來，貓仔毋但無愛放，閣出力共靴管咬咧，若像瘡狗咬布袋全款，咬甲足綿爛。一睷仔了後，伊才沓沓仔共喙擘予開。毋過，看著阿足仔欲行，隨又閣開喙去咬伊的跛後蹬，咬咧閣放，咬咧閣放，無真正出力共咬，親像咧佢人咧耍全款。

日頭已經赤焱焱，空氣誠燒烙。貓仔佇田內底行踏，火雞若是看著攏會圍過來想欲共捅，毋過，這隻關佇籠仔內的火雞就無法度，伊是昨昏就予阿足仔掠起來關的。火雞逐日攏會飛去樹樞頂懸歇暝，趁這個時陣，共伊的跛掠咧，就會使共規隻攏摸落來，關佇籠仔內，毋免日時逐火雞逐甲怱怱喘。

阿足仔一跛踏雞翼，一跛踏雞跛，用倒手擗雞頭，共伊的額頸摸予長，正手共額頸仔的毛掣掣予清氣，提刀仔佇石頭頂懸磨兩下。

「阿母，伊足可憐的呢！」玲仔跼佇邊仔鬥擗雞翼。

「毋通烏白講話，去頭前坦坦，莫佇遮鎮路！」其實阿足仔嘛足緊張的，近來剖雞仔的店攏無開，無法度，伊干焦會使問阿婆仔欲按怎剖雞仔，伊這馬毋但心肝撲撲恹，手嘛必必掣。

玲仔走去門口埋了後，阿足仔就共刀仔擗予好勢，就足斟酌的一字一字唸：「做雞做鳥無了時，趕緊出世予好額人做囡兒。」講了，伊出力對雞仔的額頸一巡，血水隨就若泉水全款，那噴那流入去貯米的碓仔內底佢外口。雞仔一直欲拍翻，雞跛嘛一直振動，阿足仔共雞翼佢雞跛攏踏甲緬緬，毋敢放冗，閣共無浸佇血水內底的米用指指擗擗咧。

額頸仔的血那流雞仔的氣力就那無，無偌久，伊就佇塗跤袂振袂動。阿足仔共雞仔的目睷皮掩起來了後才倚起來，閣共雞仔的頭拗入去翼股內底，行去灶趺燃水。喙內猶翹翹唸：「做雞做鳥無了時……」

貓仔恬恬坐佇樹樑頂懸，向頭看彼隻火雞無閣振動，伊沓沓仔擡頭，看對天頂去，敢若有看著啥物物件，對塗跤飛入去紺色的天頂。

阿足仔佇門口埕共雞仔掣毛，貓仔坐佇牆圍頂懸看。阿婆仔來鬥相共，掠貓仔的目睷金相。

「這隻貓頂世人恰你有熟似。」阿婆仔講話的時陣細細聲。

阿足仔當咧掣毛的手停落來，擡頭共貓仔影一下，隨就向頭繼咧掣。

「這隻貓仔佇貓仔界，應該是婿甲暫一輾轉，看過的人，應該攏會記得，毋過，我毋捌看過呢！」阿足仔那講那搖頭。

「伊毋但熟似你，閣足凝你的！」阿婆細細聲講話。

「你講話毋通轉彎翹角，伊是來揣我報……報仇的是毋？」阿足仔緊張甲講話重句。

「我感覺，伊是欲來討物件，一項你欠伊足久的物件。」阿婆仔慍規晷才講話。

「雖罔我真散赤，嘛毋捌欠人啥物物件！啊伊是貓仔，我若是欠伊，毋就愛去掠烏鼠來還？」阿足仔那講那笑。

「錢債好還，情債慍還。你會使試看覓，無的確會用得！」阿婆仔目頭結結，那想那頷頭。

阿足仔無想著家己咧講笑諛，阿婆仔竟然想甲規个人攏神去。伊想起貓仔存死咧咬靴管的款，心肝內嘛感覺真憊疑。

阿母咧恰人講話，玲仔就會家己耍，伊毋但愛鬥圖閣愛拖物件，伊用索仔共椅頭仔縛咧，那拖那行，想欲學電視內底的人牽狗仔散步。看著貓仔，伊想講貓仔恰狗仔差不多，應該嘛會使牽咧佇門口埕翹玲瑯。

貓仔坐咧盹瞌睡，玲仔無講無咀就對伊的身軀攬咧。「貓咪，較乖咧！莫振動！」伊共準備好的索仔對貓仔的額頸仔捩一輾，毋過，猶未拍結，貓仔就驚甲跛爪烏白躡，一目瞞仔就走甲無看著影跡，干焦賭手下節予貓仔抓甲橫來直去的玲仔，蠅佇壁邊嘛嘛吼。

這隻貓仔無欲佢因仔耍，毋過，阿足仔做工課無閒頭頭的時，伊綴前綴後，無代誌的時陣，就跳去牆圍頂懸，一直相阿足仔，毋知影的人會叫是這隻貓仔是阿足仔飼大隻的。

阿足仔牽 oo-tóo-bái 欲出門去買物件，這隻貓仔看著，嘛跳去坐佇機車的椅莛仔頂，欲綴伊出門。

「你嘛趣味，透早你咬我的靴管，這馬又閣欲綴我去迤迤？緊咧落去！」貓仔猶是坐佇遐，無振動。「緊落去！你是欲食損！」阿足仔提機車籃仔內底的塑膠斫仔掰伊的尻川，貓仔予伊掰甲落落來塗跔，等阿足仔共車發予好勢欲起行的時，伊又閣跳去頂懸坐咧。阿足仔實在是無愛用手共喊予走，因為伊毋捌摸過貓仔。

「凡勢等咧伊就會跳走去，若無就載伊去別人兜。」阿足仔按呢想了後，就雄雄催油，貓仔的身軀敲一抖，好佳哉跛爪誠利，共椅莛掠甲緬擋擋。

騎到做白鐵仔家私的阿發仔厝頭前，伊的烏狗仔全款那 haunnh-haunnh 叫那從出來逐車，伊尖尖的喙齒、黃黃的目矚予人看了會膽膽，若親像欲共人拆食落腹的款。阿足仔共油催落去，ián-jín 的聲音吭吭叫，毋過這台車已經是古董矣，催油嘛是無彩工，車猶是無要無緊寬寬仔走，毋管坐佇頂懸的人已經是心狂火熱。

阿足仔看著狗仔強欲咬著伊的跔，就共兩肢跔擡甲懸懸，毋過，烏狗仔猶是跳起來咬著阿足仔的長褲，害阿足仔的手扞仔掠袂牢，險險仔跋跋倒。

這個時陣，貓仔煞跳落去咬烏狗的額頸，烏狗仔啣一下隨開喙，閣翻頭欲咬貓仔，貓仔隨跳離開，規个毛攏倚甲直直直，若像燒甲光炎炎的火球，用目矚共烏狗仔降。無一睷仔，個就咬做伙，毋知過了倂久，狗仔共尾仔挾佇兩肢後跔的中央，閣那走那啣。

這是阿足仔第一擺看著這隻烏狗仔拍輪走去覷。

貓仔看起來敢若全款，膨獅獅。阿足仔共機車倒退擡，貓仔跳起去機車頂懸坐咧，予風共伊的毛捩捩咧。伊的跛爪流血流滴，伊用喙舌共空喙舐舐咧了後，哀一聲「niau——」。

拄才咬咬後蹬無攬無拈的貓仔，竟然會拚勢佢遐爾仔大隻的狗仔相咬，阿足仔驚甲規身軀起交懍恂，那想那寬寬仔催油。騎到這間啥物擺有賣的籤仔店，阿足仔順繼提一个魚罐頭去結數。

隔轉工透早，阿足仔共鐵門拍予開，貓仔無像平常時仔全款佇牆圍頂懸。阿足仔向頭看，罐頭猶是無振動過。這個時陣，貓仔對坎仔無聲無說行過來，伊的喙內底閣咬一隻螻蛄振動的烏鼠仔，伊向頭寬寬仔共喙擊予開，共烏鼠因佇塗跔，閣用跔爪共烏鼠尾踏牢咧，目睭看阿足仔。

阿足仔看著烏鼠仔若像佇水底沐沐泔的款，強欲反腹：「你敢若無欠烏鼠仔嘛無愛食魚仔，按呢我嘛母知影你是欲愛啥物。」阿足仔喃來喃去：「做烏鼠做魚仔無了時……」。

「niau——」貓仔共細細的聲音摸甲長長長。

佇路邊做運動的阿婆仔看著阿足仔開門就共咻：「阿足仔，勢早，恁查某团誠分張，分我食荔枝，足有滋味的，真勞力！」

「彼欖荔枝已經是老欖矣，無蓋甜，你母甘嫌啦！」

「你細漢的時足愛食彼欖酸閣甜的早生仔，別的因仔擺愛食甜物物的烏葉仔。」

「真正的？我袂記得矣，我這馬足驚酸的。」

「你逐工擺坐佇樹仔頂食荔枝，恁阿母擺愛咻你食飯，我跔對面，擺有聽著。」

「我細漢的時一定足揀食，佢這隻貓仔全款，你看，伊竟然無愛食魚仔！」

阿婆仔看著烏鼠仔罐頭邊仔掣咧掣咧。

「這隻貓仔凡勢是欲來共你說多謝，你看，伊咬烏鼠仔來予你。」阿婆仔無張無持講這句話，阿足仔擰頭相這隻紅毛閣膨獅獅的貓仔，感覺有小可熟似的感覺。

「烏鼠肉我無路！我應該去屨仔搜看有金仔無，提來予伊看，按呢伊才知影我佢意啥物！」

「你愛歡歡喜喜共收落來，這是一隻貓仔上蓋好的禮物！」

「你按呢講嘛是有道理。毋過，你頂擺講伊是來討物件，今仔日又閣講伊來送我物件！我已經開錢買貴參參的罐頭予伊矣，這馬又閣收著烏鼠，實在母知影伊咧想啥。」

「貓仔也袂講話，咱干焦會使臆看覓，時到便看。」

「阿嬪，無的確伊就是一隻嬌嚙嚙的貓仔，走無去爾爾，凡勢伊的主人這馬四界咧揣伊咧。你毋通一直講這講彼，害我驚心慄命。」

「你毋免煩惱，伊應該毋是來報仇的。」阿婆仔搭胸坎掛保證。

阿足仔聽著煞是心肝撲撲恹，因為阿婆仔講話有當時仔是一必一中，有當時仔嘛會竹篙鬥菜刀，伊毋敢閣佮伊拍柄涼。

貓仔猶是恬恬覆佇牆圍仔頂懸砵砵相。

玲仔佇鞋櫥仔反鞋仔的時陣，拈著一張相片，伊想欲鉸做一片一片來鬥圖，無疑悟鉸傷濟下矣，變成細細片，而且，相片閣已經退色，逐塊看起來攏全款全款。

「阿母，你共我鬥相共啦！」

「你的齣頭誠濟，你是去佻位揣相片來鉸？相片袂使烏白鉸呢！」阿足仔共瓜笠仔、巾仔攏褪落來，伊熱甲一身軀汗。

「我反鞋仔的時陣，佇鞋櫥仔的糞埤堆拈著的。」

「我干焦會使共你鬥五塊，賻仔愛家己鬥，做人著認真，做事著頂真！」

「好！」玲仔足歡喜的，覆佇塗跔看。

「你看，遮有狗仔肥腩腩的身軀，伊的毛白白黃黃，若像外國人的頭毛，你先揣狗仔的頭。」

「佇遮！」玲仔歡喜甲跳起來。

阿足仔共狗仔的頭佮狗仔的身軀鬥做伙。

「狗仔的邊仔是一个查某囡仔跑咧，你遐有查某囡仔的頭無？」

「揣著矣！」玲仔跔落來看鬥片仔，伊揣著一个誠古錐的面，提予阿足仔。

「你足厲害的！」阿足仔共頭鬥佇身軀的頂懸，峇峇峇。

「阿母，這蓋成是我呢！我當時跔咧攬狗仔？」

「你小徙跤咧，我看覓。」阿足仔斟酌看鬥好的相片，感覺相片內底的查某囡仔毋是別人，就是伊家己細漢時仔的款，伊的心臟強欲定去！因為佇相片內底，這個細漢查某囡仔共狗仔攬牢牢，閣笑微微。

阿足仔想：「我是有雙生仔，抑是袂記得？」阿足仔袂記得捌佢狗仔做伙耍，伊干焦知影家己聽著狗仔咧吠就必必擊，看著狗仔就走甲裂褲跤。

阿足仔去共相簿反出來，有一張相片是個兩姊妹仔做伙翕的，就按呢伊會使確定彼張佢狗仔翕相的人，就是伊家己！

玲仔猶咧鬥圖，阿足仔坐佇塗跤看，伊感覺這隻狗仔敢若伊厝內底的人全款熟似，細漢時仔一定定佢伊做伙。想著家己對狗仔的記持一層仔都無，伊感覺家己的過去蓋成有足濟擺拍毋見矣……

阿足仔平常時仔就暍袂落眠，逐暗擺像咧煎魚仔，嘛無慣勢暍中晝，擺是小眯一下就去做工課。毋過，今仔日，阿足仔規個人烏暗眩，倒佇眠床頂暍甲日頭欲落山。

「阿肥，你是食無飽是毋，哪會一直吠？」阿足仔又閣感覺尿緊，毋過，想欲對眠床頂跔起來煞跔袂起來。「阿肥，你咧咬啥物，哪會四界擺是紅絳絳的毛？」阿足仔欲摸狗仔的頭，這隻逐工佢伊做伙耍的狗仔，無張持擘開伊大甲若像鯊魚的喙，無講無坦就欲落去……

「啊——」阿足仔擊一趔，對眠床頂輾落去眠床跤，伊驚一下精神起來。佇這欲暗仔，隔壁咧顧田的狗仔又閣吠甲大細聲。

阿足仔倚起來，規個人翹神翹神，伊想著拄才夢著的是足久以前的彼一日；伊無想著的是：記持就若像一條索仔，摸著一个頭，閣寬寬共摸，過去的一切就會一項仔一項對頭殼的篋仔內底勻勻仔行出來。

這隻肥胸胸的狗仔，就飼佇厝邊，阿足仔捐壁寬寬仔行去厝邊，倚佇以早這隻狗仔予阿母縛牢的樣仔樹邊，伊想起伊是家己的囡仔伴，逐日擺佢伊做伙坦坦。

紅毛的貓仔綴來，跔去樣仔樹頂看阿足仔。

阿足仔想起彼日——一隻柑仔色的貓仔毋知按怎倚佇樣仔樹頂懸，樹跤的阿肥吠甲強強欲梢聲。阿母毋捌予伊飼過貓仔，這隻柑仔色的貓仔膨獅獅，伊感覺足心適閣足古錐的，「貓咪，毋免驚，我恁你來去覘！」，伊就共貓仔對樹身抱落來，貓仔緊張甲共伊掠牢牢。

紅毛的貓仔已經對樹仔頂跳落來，直直行去田底，那行閣那越頭看阿足仔有綴來無。來到荔枝樹跤，貓仔「niau——」一聲，身軀倒佇塗跤鞦韆。

阿足仔想起彼日——伊共柑仔色的貓仔抱咧行來遮，予狗仔看袂著，一睏仔了後，狗仔就無閣吠矣，貓仔嘛無閣一直慄慄掣。個做伙佇樹仔跤走相逐，閣跔去樹仔頂食荔枝，落尾閣倒佇塗跤，伊用索仔點貓仔的頭、擲伊的腹肚，貓仔輕輕仔咬索仔、咬伊的手。

日頭落山矣，阿母佇厝裡咻逐家食飯，伊是通人知的大曬喉空，田頭田尾攏聽會著伊的聲音，若是聽著阿母咧咻無趕緊轉去，無飯食無打緊，閣會予阿母罵甲欲臭頭去。

想到遮，阿足仔想起彼個時陣的家己若賤蟲咧，上愛變鬼變怪閣四界拋拋走，規年迴天無閒甲像碌碡馬的阿母，定定氣身惱命大細聲罵，阿足仔這馬想著就愛笑。

「niau！」紅毛的貓仔叫一聲了後就跔去樹仔頂，咬塑膠索仔。阿足仔看著紅記記的塑膠索仔吊佇樹仔頂，予貓仔咬甲一直徙振動。

阿足仔想起彼日——伊對柑仔色的貓仔講：「阿母咧咻矣，我等咧就轉來，我會紮好料的來予你食，你毋通烏白走喔！」講了，伊開跤起行，貓仔就佇跤後蹬綴。

「你袂使綴我去，阿母會受氣閣會共你趕，你留佇遮，等咧我就轉來恰你要！」伊行，貓仔猶是綴。

「你按呢愛像狗仔縛起來才會使。」伊共紅紅的塑膠索仔拏起來，一頭對貓仔的頷頸撻一輾，閣拍一个死結，索仔的另外一頭對樹頭撻一輾，拍死結。貓仔無愛予人縛，一直摸索仔、咬索仔。

「較乖咧，你按呢會愈摸愈緝，毋通閣摸，我等咧就轉來！」伊共貓仔的頭搭搭咧，就緊咧走轉去，那走那聽著貓仔「niau——」的聲音。

阿足仔想起彼日——食飯飽，月娘已經出來矣，閣小可仔透風。伊提著魚刺仔，掩掩揜揜走來揣貓仔。

「貓咪！貓咪！」伊無聽著貓仔的聲，看暗摸摸的塗跔，嘛無看著貓仔的影。

「奇怪，呔會無去？」伊看樹頭，紅索仔閣佇咧，伊巡看索仔的另外一片已經翹去樹仔頂，伊擡頭，看著啥物物件吊佇樹仔頂，袂振袂動，風吹過來的時，輕輕仔幌過來閣幌過去……

月娘的光迴過葉仔，炤佇彼个物件，伊驚一下頓龜，那掣那爬轉去厝。

半暝，狗仔咧吹狗螺，伊緊尿去便所的時，看著紅絳絳的貓仔佇細細的窗仔門外口看伊，伊驚甲走轉去房間，毋捌閣佇暗時放尿。

阿足仔看樹仔頂的紅貓仔寬寬仔跔落來，坐佇塗跔擡頭看伊，伊的目矚圓圓圓，親像暗漠漠的深海，阿足仔的目矚內攏是水。

日頭出來矣，紅絳絳的貓仔覆佇塗跔，阿足仔用手共伊的毛捋捋咧，玲仔用鉸刀共伊拍結的毛鉸鉸咧，規塗跔攏是紅絳絳的毛，貓仔的目矚瞇瞇。

「這隻貓頂世人是吊脰死的，可能佢咱人全款，無法度出世做人，伊母才會來揣你。」阿婆仔聽阿足仔講起三十年前彼暗的代誌了後，就共阿足仔講。

「按呢講來，伊真正是來報冤的，我做這種僥倖代，莫怪逐日暍袂落眠。」

「無的確，伊嘛有可能是來渡你的。伊本底足凝你的，毋過，伊來遮才知影你其實嘛過了真艱苦。」

「這馬我愛按怎做才好咧？」阿足仔拜託阿婆仔共伊想辦法。

「有緣做伙，知影珍惜就好。這隻貓仔欲死矣。」

「敢有影？伊昨昏一下仔就跔去樹仔頂。」

「伊欲向前行囉！你嘛毋免閣一直留佇三十年前。」阿婆仔看起來足輕鬆的款，講了就托枴仔，跛咧跛咧行轉去。

阿足仔倚起來看阿婆仔行轉去，想伊的話想甲愣去。

「阿母，貓仔的腹肚無咧振動呢，無咧喘氣矣！」

阿足仔跑落來摸貓仔的毛，感覺伊的身軀軟餒餒。貓仔出力共目睷擘予金看阿足仔，「niau——」一聲，就閣目睷瞇瞇。阿足仔共伊的身軀拏拏咧，講：「感謝你，佢細漢時仔的我做伴；感謝你，恁我去過去閣原諒我。做貓做狗無了時，趕緊出世予好額人做囡兒；做貓做狗無了時，趕緊出世予好額人做囡兒；做貓做狗無了時，趕緊出世予好額人做囡兒……」

這個時陣，透風矣。

「阿母，貓仔飛去天頂矣！」玲仔那講那逐貓仔的毛。阿足仔擡頭看紅絳絳的毛飛去紺色的天頂，目屎隨輾落來。

「再會，貓仔！」

「阿母，我轉來矣！」玲仔抱著挂滿月的囡仔予阿足仔看，囡仔共目睷擘金，覩喙欲吼。

「噯」一聲，阿足仔共兩肢手崁佇目睷頂懸佢伊要覩相揣，紅嬰仔文文仔笑，目睷擘甲圓輾輾，佢彼隻紅色的貓仔全款仔全款。

「阿母，我欲轉來加蹓幾日，你這新厝通光閣四序，你實在足勢的呢！」

「天飼人，肥胸脯。這幾年攏是好年冬，菽仔價數袂糶，幾十年的粒積才有這間樓仔厝，較早咱蹓的鐵鉸厝實在是熱翕翕閣冷吱吱。」

「趁錢有數，性命愛顧，你六十捅歲矣，身體愛顧予好，人講好額母值著會食，好命母值著勇健呢！」

「我無像以早遐爾荏身，這馬暍就母知醒，嘛無閣發炎食藥仔。醫生講我這馬勇甲若牛咧！」

「niau——」門口埋均匀仔行來一隻陪色的大隻貓仔，目睷圓輾輾。

「阿母，你有飼貓仔，我哪會母知？」

「無，這家己走來的，狗來富，貓來起大厝，咱又閣欲起厝囉！貓咪，來，我提魚仔予你食！」

阿足仔緊去灶竈提魚仔出來，囡佇塗跤。大隻貓仔鼻鼻咧無隨食，伊越頭「niau——」，毋知視佇佗位的三隻陪色的細隻貓仔，聽著貓母咧叫隨走出來，目矚攏圓輾輾，膨獅獅……